

谈美国诗人爱伦·坡诗歌中的美

徐艳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1)

摘要: 美国诗人爱伦·坡将诗歌定义为“美的节奏之创造”, 认为诗应该以美为目标, 给人以美感。他的代表诗作《致海伦》(*To Helen*)、《乌鸦》(*The Raven*)和《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无论从忧郁美、音乐美还是古典美来说, 都是爱伦·坡独特诗论和美学观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 爱伦·坡; 诗歌; 悲凉美; 音乐美; 古典美

中图分类号: I 106 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2-0078-05

On the Beauty in Poems by Edgar Allan Poe

XU Yan-ping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American poet Edgar Allan Poe defined poetry as “the rhythmic creation of beauty”. He thought that the chief aim of poetry is to create beauty, namely to convey a feeling of beauty to the reader. His masterpieces like *The Raven*, *Annabel Lee* and *To Helen*, are the best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is unique theory and views in melancholy beauty, musical beauty and classical beauty.

Key words: *Edgar Allan Poe; poetry; the melancholy beauty; the musical beauty; the classical beauty*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十九世纪独具风格的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代表诗作有《致海伦》(*To Helen*)、《乌鸦》(*The Raven*)和《安娜贝尔李》(*Annabel Lee*)等。爱伦·坡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从美学角度出发强调文学是纯艺术, 既不反映现实生活也不抒发个人情怀。他反对诗歌的说教功能和现实认知价值。他认为诗只能单纯地抒发感情, 应该以美为目标, 完美的艺术技巧应占首要地位。他给予美以特殊的地位, 认为美是“气氛和

诗的实质”^{[1]101}。他对诗歌所下的定义是“美的节奏之创造”, 强调诗应给人以美感, 反对说理教训, 认为诗的“精神作用”是凭借“音乐性的表达及暗示的无限性”来完成的^{[1]100}。他还提出“以诗为诗”, 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 不是真理。”他认为诗写得不宜过长, 最长也就是一百多行, 应该让人能够一口气读完, 从而不影响它的连贯性和整体感^{[2]68}。本文拟就爱伦·坡诗歌中所包含的美进行论述。

*收稿日期: 2010-11-14

作者简介: 徐艳萍(1967), 女, 山西临县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诗歌。

一、爱伦·坡诗歌中的忧郁美

爱伦·坡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他认为诗歌是情感的整合,应该具有忧郁美,那种让人潸然泪下的忧伤才是美的。他在《创作原理》(*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1850)中说,“人世间最伤感的莫过于死亡,最伤感且最具有诗歌性就是一位美丽的女人的死亡,因为这一时刻最接近美”^{[3]263}。因此,爱伦·坡认为死亡,特别是一位美丽妇人的死亡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与诗人的人生经历颇有关连,爱伦·坡两岁时丧母,养母亦过早离世,他少年时仰慕的一位同学的母亲(他心目中的女神)也在风华正茂时去世,对他震动很大,他为此写下《致海伦》;他年轻的妻子(他的表妹)婚后身体欠佳,致使他常常为她牵肠挂肚,唯恐失去她,最后妻还是在25岁时早早离开了他。他见证了太多的年轻女人,也是美丽女子的死亡。因此,爱伦·坡的审美情趣与他周遭太多的女人离世有关。

如发表于1845年使爱伦坡的名字即刻家喻户晓,甚至他还因此得个绰号“乌鸦”的叙事诗《乌鸦》,讲述的正是所有令人伤心的话题中最令人肝肠寸断的“死亡”。一个青年学生失去了心爱的恋人,无法摆脱深深的思念,痛苦万分。荒凉冬日的一个子夜,外面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青年在充满恐惧、心跳加速之际壮起胆子打开了门,只看到一片漆黑。他忧郁,怀疑,恐慌,再侧耳细听,发现这陌生的声音在窗户上,青年打开窗子,发现是一只乌鸦,这乌鸦竟然会说话,他把乌鸦当作来自阴间的信使,想从它身上了解到他死去的恋人的情况,乌鸦永远是那句“nevermore”,当问他们能否在天堂相聚,乌鸦却一遍一遍告诉他“永不再会(nevermore)”,使他的哀思更加沉重。

哦,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萧瑟的十二月;

……

乌鸦说“永不复还。”

一开始,诗人就用“萧瑟的十二月”“忧郁的

子夜”来全力衬托青年学生因失去恋人孤寂悲凉的心情,奏出全篇“哀”的基调^{[2]83}。诗中“恋人”与“乌鸦”交替出现烘托出了诗人“哀伤与永恒怀念”的悲情的主题意图。诗人选的他对话的是“乌鸦”而非“鸚鵡”,深化了“悲”的腔调及永恒的追忆。

同样,发表于1849年的诗歌《安娜蓓尔·李》表达的也是失去一位美丽女子这类题材的典型。该诗是爱伦·坡的最后一篇诗作,是诗人悼念其亡妻之作。这个美丽温柔,13岁就嫁给26岁爱伦·坡的弗吉尼亚·克莱姆曾是他穷困潦倒的创作生涯中唯一的希望和慰藉。在这首诗中,爱伦·坡以爱妻的天折为原型,叙述了诗人和安娜蓓尔·李之间青梅竹马、天真纯洁的爱情。他们的爱远比年长于他们的人和聪明过他们的人的情爱强烈,他们炙热的爱情招致天使的妒嫉,夜间的云头里吹来一阵风,冻死了安娜蓓尔·李。她亲属将她埋在海边的坟墓里。然而无论是天国中的天使,还是海底的恶魔,都不能使她美丽的灵魂儿和他分离。诗中的“我”在爱人死后钻进死者的坟墓,与她躺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爱可谓缠满悱恻,凄惨动人。爱伦坡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诗中充满了忧郁感伤的情调。

……

天上的天使一点也不快活,

所以把她又把我妒忌——

就因为这道理(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海边的王国里,

夜间的云头里吹来一阵风,

冻死了安娜蓓尔·李。

……

二、爱伦·坡诗歌中的音乐美

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爱伦·坡崇尚唯美,十分讲究音律格律,特别重视诗的音乐性,要求诗歌接近音乐的无限性,他的诗歌是词的音乐,没有哪位美国诗人在用英语作为媒介来表达纯

粹的音乐美和韵律美这方面超得过他^{[4]316}。沃尔特·惠特曼曾说“爱伦·坡将韵律艺术发挥到极致。”托马斯·哈代称赞坡第一个认识到英语在表达思想和创造诗歌韵律方面的巨大可能性。

爱伦·坡认为艺术家应力图制造强烈情感的效果。他认为一个不变的叠句,一个重复的单音以及一个重复的单词可以达到音乐美的艺术效果。从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出他将自己的诗歌理论的用于实践。

《乌鸦》(1845)是爱伦·坡对诗歌音乐性创作实践表现得最充分的一首,这里仅引用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为例:

Once upon a midnight dreary, while I pondered,
weak and weary,

Over many a quaint and curious volume of
forgotten lore,

While I nodded, nearly napping, suddenly
there came a tapping,

As of some one gently rapping, r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T is some visitor,” I muttered, “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

.....

And the Raven, never flitting, still is sitting,
still is sitting

On the pallid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

And his eyes have all the seeming of a
demon's that is dreaming,

And the lamplight o'er him streaming
throws his shadow on the floor;

And my soul from out that shadow that lies
floating on the floor

Shall be lifted—nevermore!

该诗音乐性和节奏感很强。每节的6行中,就有4行都以长元音[O:]为尾韵,一直持续了18节,爱伦·坡用语言的音节创造了音乐性的效果。他杜撰的女主角的名字Lenore的音正好纳入该诗的韵律[O:]中。该诗采用八音步扬抑格

音律节奏,诗行长短交错,多用头韵(weak, weary; nodded, nearly, napping; still, sitting; pallid, Pallas),行间韵(dreary和weary; Once upon和while I pondered)和重复(still is sitting, still is sitting)。如第一节中的行间韵“dreary, weary”和头韵“while, weak, weary”给人一种失去爱人而引起的苦痛、憔悴、无力的感觉,而诗行中的不短的重复“napping, rapping”以及最后一节的“never flitting, still is sitting, still is sitting”给人凄凉甚至恐惧的感觉。不断重复的长元音[O:](lore, door, door.... door, floor, floor)让人感到压抑、苦闷甚至不寒而栗。尤其是当主人公问乌鸦自己能否和自己的爱人在天堂重居时,乌鸦的回答是nevermore!(永不再会!)。“nevermore”最后的压轴,渲染出了整篇诗歌的极度忧郁甚至格外恐怖的超自然气氛。主人公再见不到自己的爱人,只能饱尝失去爱人的苦痛,在忧郁中为伊消得人憔悴。在他疯掉、死掉之前,此痛绵绵无绝期.....

同样,《安娜蓓尔·李》也是爱伦·坡“词的音乐”的典型,颇有音乐之美。

爱伦·坡在诗中杜撰了主角安娜蓓尔·李(Annabel Lee)这一音韵优美的女子名字,强调了字母“L”(这是爱伦·坡惯用的技巧,如同《乌鸦》中女主角的名字“Lenore”)。Annabel Lee在诗中共出现了七次,这美妙的名字不仅能使人联想起优雅动人的女子,而且其音节被巧妙地纳入诗歌的韵律中,全诗因而有一个共同的韵脚单音[i:](sea, Lee, me; sea, Lee, me; sea, Lee, me, sea; me, sea, lee; we, we, sea, Lee; Lee Lee, sea, sea)。完美的尾韵[i:]读来真挚亲切,浑然天成。全诗共6节,基本韵律是抑抑扬格,每节中四音步与三音步的诗行交错,韵律极强。单个词的不断的重复,譬如many(It was many and many a year ago), love(Than to love and be loved by me.../But we loved with a love that was more than love), child(She was a child and I was a child), my(Of my darling-my darling-my life and my bride)使该诗读起琅琅上口,行内韵(for the moon never beams, without bringing

me dreams; And the stars never rise but I see the bright eyes; And so all the night tide, I lie down by the side) 和叠句(of the beautiful Annabel Lee) 的四次使用平添了诗行的音乐效果。平行结构(Of those who were older than we/Of many far wiser than we) 及诗尾的对韵诗行等(And so, all the night tide, I lie down by the side/Of my darling, my darling, my life and my bride; /In her spulchre there by the sea/In her tomb by the sounding sea.) 无不表明诗人的匠心独运。这种类似民歌的词的重复和叠句的使用营造出了独特的忧郁而浪漫的效果, 仿佛大海边上一个古老的城堡里的所能倾听到的潮起潮落。《安娜蓓尔·李》的音乐效果使它仿佛一首童谣, 琅琅上口。

三、爱伦·坡诗歌中的古典美

爱伦·坡的诗歌往往将读者带到遥远的过去, 诱发读者无限的遐想。他试图在遥远的过去寻求美的真谛, 寻求当代人的灵魂所在。

为了悼念自己中学时代一位同学的母亲, 来表达他“灵魂的第一次纯粹理想的爱”^{[5]238}, 爱伦·坡创作了这首绝唱《致海伦》。他将这位自己暗恋着的同学年轻的母亲称作希腊神话中诱发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的绝世佳人海伦, “海伦”一名的使用已经将这首诗涂上了古典的色彩。

不仅如此, 爱伦·坡运用了出奇的比喻来追求该诗的古典美。

海伦啊, 你的美貌对于我,
就象那古老的尼赛安帆船,
在芬芳的海面上悠荡,
载着风尘仆仆疲惫的流浪汉,
驶往故乡的海岸。

全诗共3节, 在第1节爱伦·坡把海伦的美丽比作那古老的尼赛安帆船, 在芬芳的海面上轻载着风尘仆仆疲惫的流浪汉, 驶往故乡的海岸。这种比喻真是石破天惊, 令人拍案叫绝。罗伯特·彭斯将爱人比作六月初盛开的红红的玫瑰和美妙演奏的乐曲, 拜伦将美丽的表妹比作晴朗的

繁星闪烁的夜空, 更多的文人将美女比作花或水等, 将美女比作载着游子返乡的古船的也就是爱伦·坡了。一种悠远, 恬适的美油然而生。

在第2节诗人将海伦的头发比作风信子, 将她的神态比作仙女的风姿: 你风信子般的秀发, / 你典雅的脸庞 .. /, 你神女般的风姿, 让我领略了往昔希腊的荣耀和古罗马的辉煌。希腊的荣耀、罗马的辉煌将读者带到那神奇辉煌的岁月。第3节坡将海伦比作壁龛里一尊手提一盏玛瑙灯的雕像, 使人心中心冉冉升起娴静纯洁之感。诗人感叹, 你就是女神, 来自神圣的土地, 美丽的仙乡。

为了凸现该诗的古典美, 除了题目《致海伦》所包含的希腊历史之外, 在诗行中, 坡又引用了 Naiad 和 Psyche 神话、典故中仙女的名字来歌颂爱人的高贵和美丽。同样在用词上, 爱伦·坡创造了“of yore”来替代“long ago”, 用“hyacinth”替代“black”用“classic”替代“beautiful”烘托了往古的气氛, 给读者一种可想象而不可企及的神秘美感。

同样, 在他的代表作之一《安娜蓓尔·李》(Annabel Lee) 中, 爱伦·坡将一对恋人的爱情托之久远的过去, 寓于子虚乌有的海滨王国, 为这种爱情增添了神奇、童话色彩^{[5]243}。

那是在许多年、许多年以前,
在海边的一个王国里
住着位姑娘, 你可能知道
她名叫安娜蓓尔·李:
这姑娘的心里没别的思念,
就除了她同我的情意。

该诗的古典美还体现在用词上。诗人用 kingdom 取代 place, 用“maiden”取代“girl”, 用“sepulcher”取代“tomb”, 给读者以神圣感、神秘感。我国清末的著名文人辜鸿铭认为美国无诗, 只有《安娜贝尔·李》称得上是诗。虽然观点有点偏颇, 可见此诗影响之大^{[5]242}。

在《乌鸦》这首叙事诗中, 为了增加诗歌的古典美, 爱伦·坡借用了——雅典娜雕像。

雅典娜是智慧女神, 她是聪明、勇敢和智慧化身。雅典娜雕像的出现平添 (下转第91页)

- [5] 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91.
- [6] 周国梅, 傅小兰. 决策的期望效用理论的发展[J]. 心理科学, 2001(2): 219-220.
- [7] 郭文英. 期望效用理论的发展[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5 (5): 11-14.
- [8] 葛校琴.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9]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增订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 陈桂琴. 科技英语长句翻译方法例析[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3): 5-8.
- [11] 武学民, 金敬红. 科技英语翻译中的长难句处理[J]. 中国科技翻译, 1997, 10(4): 26-29.
- [12] 于建平. 科技英语长句的分析及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0(3): 14-16.
- [13] 孙新法. 谈科技英语长句的理解与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8(4): 10-11.

(上接第 81 页) 了该诗的悠远的意境。坡还将诗中的乌鸦描述为远古的(of yore , ancient) 乌鸦……

爱伦·坡的诗包涵更多的“过去”, 借助于典故, 借助于用词。爱伦·坡将读者带到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美妙世界。

四、结 语

爱伦·坡在诗歌创作方面注重美。他的诗歌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诗歌的审美追求上都具

有超前性和独特性。“他没有像同时代美国浪漫主义诗人那样钟情于对大自然山水花鸟或边疆野趣的沉思和遐想。他的诗歌想象多驰骋于古典的欧洲情趣以及难以捉摸的天外世界或荒诞的内心世界”^{[3]261}。在诗歌的纯粹“美的形式”和“无限的暗示”中找到自己表达的特殊方式。W·S·毛姆说:“爱伦·坡写下了美国前所未有的最美丽的诗歌……诗歌给予你的纯粹是美, 它们的美是无可比拟的”^{[6]116}。

参 考 文 献

- [1] 杨岂深, 龙文佩. 美国文学选读[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2] 姜涛. 美国诗歌赏析[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
- [3] 张冲. 新编美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桂杨清, 吴翔林. 英美文学选读[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5] 辜正坤. 英文名篇鉴赏金库: 诗歌卷[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 [6] 俞亢咏. 毛姆随想录[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